

上湖文編補鈔

上湖文編補鈔原敘

人苦不自知呼阮籍爲老兵罵宋玉爲罪人皇甫持正嫉陳稿
闕左賦三都雲間輟翰崔題黃鶴青蓮拱手寸心得失在知者
自知之余幼好古文詞年近壯復學爲詩十數稔來榮落之所
形也怫悅之所寄也續續纍纍遂多乎哉方其端牘腐毫幾欲
獨出前秀洎泚筆奮墨遽沾沾自矜閱日踰旬則有毀棄如恐
不及者若此所存乃尙未有見其瑕者也昔宋劉摯以士命爲
文人爲無足觀蓋卽其文卓然其無足觀者自在也而況乎其
未必工也願嘗聞戴圖始刻佛像自隱帳中以聽人之臧否而
改之周昉畫章敬寺神亦微幄帘聞人指摘隨時更定夫誠得
卽時有臧否焉指摘焉者而又何待閤日踰旬而迺知之也則
余自補鈔其文而急就正也其以是爲圖刻十年之前昉畫一

時之筆云爾錢塘汪韓門

上湖文編補鈔目錄

賦

含青園賦

春和園賦 有敘

傳

副相裴公別傳

楊孺人傳略

錢封君傳

大名成參議公傳

山陰張氏家傳 并序

序

陸氏家傳序

上湖文編補鈔目錄

目錄

張青圃入家文粹序

吳氏宗譜序

周讓谷詩集序

鄭筠谷先生詩集序

成北樵關中詩序

博野縣志序

衡水縣志序

方百川先生經義序

積山先生文集序

經堂存稿序

多識類編序

卣甫遺詩序

陸起潛詩集序

周玉存崑岡詩鈔序

莫山輝石池詩集序

吳季嘉脩庵詩草序

蓮池書院課藝序

送林助教南歸詩序

李柯亭詩集序

馮星階詩集序

劉節母表貞錄序

桐城方宮保七十壽序

李柯亭七十壽序

寶坻王主簿尊翁六十壽序

上湖文編補鈔目錄

王持三翁七十壽序

李母章太君六十壽序

申母張太君七十壽序

碑

永定河神廟碑

重修保定府城隍廟碑

永年縣蕭曹廟碑

記

重建宣化府懷來縣通濟橋記

重修唐縣學宮記

代

重修廣平府學記

重修滿城縣儒學記

重修保定府旌忠祠記

重建宣城濟川橋記

清苑水埝頭村重建石橋記

曹河慈航寺留養局碑記

淀神廟增置香火地記

代方制軍

京寓上湖草堂記

祭文

祭制府方宮保文

楊中堂夫人郭太君祭文

代

又祭楊夫人文

代

寄奠方參議文

墓表誌銘

編修何先生墓表

徵仕郎邠州直隸州判成君墓誌銘

歲貢崔聞齋墓誌銘

書

京師寄答華曾三論聲韻書

與傅鴻臚書

遺桂方來孝廉地下書

與徐友竹論林鹿庵歲寒堂存稿書

題詞

題陶秉虔類函纂要

金絲錄題詞

書後

節署讌集詩卷書後

引

丁巳刻詩引

贊

磬雲和尚像贊

井序

述

釣述

銘

記注硯銘

賀蘭山石硯銘

井田硯銘

風字硯銘

舍弟學字硯銘

銅雀研銘

土星研銘

井硯銘

瓜研銘

補刻竹垞鳳尾研銘

研屏銘

筆銘

目錄終

上湖文編補鈔卷上

錢塘汪師韓韓

含青園賦

夫其堂親禁苑門接藩垣水木明瑟風日澄鮮翠雲蔚於叢薄
清湍澈乎僊源琴幌書棚之掩映丹崖碧宇之纓連備四序之
勝賞彙萬物而靜觀斯則今相國忠勇公之含青園也有清江
之隴儒繫木天之舊史緣停年以待時過芳林而棲止占麥候
於有秋氣恢台而蕃祉下一榻於東偏樂登臨之伊始蓋徒覽
其坵壑則圓基方址耿壁層巒峭絕者孤踊秀絕者鉤絲陂陀
之徑翠微之巔玲瓏錯落涵迤盤旋其漪流則飛沼渟潭鷺梁
鷺渚潄色鏡措縠紋縑杼混倒景以陸離寫浮嵐而容與紛戢
戢以喁喁指游儻而悉數其卉木則陰條陽葉紅蘼綠柯響答

天籟妍生日和貼以員繡帶以女蘿吹幽香於后谷張屏鏡於
烟莎其營構則華堂階壁傑閣雕楹迴廊窈窕曲檻清冷亘雙
橋之虹彩絢入窻之瓊英經塗往往而錯履署書一二以嘉名
爾乃魚魚赤鱗鵠鵠白鳥有鳴于皋或躍在藻馴虎妥伏以姿
雄隴禽能言而性巧流鸞睨睨於蒙籠賓雀啁啾於昏曉每至
霜旦霞辰雲階月地相披襟於嫩涼可攜壺而壹醉時或簞簞
竹竿嫋嫋綸絲投芳餌於碕岸度橘爽之輕颺則有瓜皮小艇
驚棹漣羅不施篷以挂席競打槳而劃波更若淬夏箭之雪鏃
穀唐弓以霜芒角智力於正鵠妙貫蠶而穿楊春秋自多其佳
日晴雨隨時而適宜優哉游哉以遨以嬉登高而賦臨流而詩
此已極勝情與至致詎必躋玉局而泛瑤池庸詎知夫相公者
道亞生知功隆

上聖疆場勒鍾鼎之勳臺閣宣綸綍之命

當揚武以効忠奮星馳而底定洎獻愷而調元裕謀猷於敷政
俯惕一夫於民瘼仰體 萬幾於 聖敬祇聞乎晝日三接之
勞何有於湯沐一朝之請又況淡泊甯靜寬厚溫恭聲色之好
胥泯博塞之戲無庸由成性於天授聿載道於厥躬清虛來而
渣滓去天君泰而厚福從故雖 賜第之落成退食之稍暇攸
芋特賁於 宸章盡瘁總忘乎休假矧別業之建斯奉屬車於
朱夏異表志於棲邱偶觀德於習射豈成趣於燕娛要匪懈於
夙夜余因思獨樂之園眾樂之亭平泉莊闢綠野堂成溯芳塵
於前哲且奕世而垂馨亦以毋繫心於逸豫能不玩物而獨存
其誠君子先憂而後樂人道好謙而惡盈青陽乃乾行之元善
含宏則坤德之咸亨既人心以爲質復含章而可貞是則所以
卜无疆之餘慶而匪徒夸山水之積翠而含青

蘇頌興慶池侍
宴詩云山光積

翠遙疑通水態含青近若空園名應取於此園內一水環繞故也唐東江挽揆愷功詩云可憐水磨好園林卽此地

春和園賦 有序

今相國忠勇公有 賜園於淀東每屆春夏之交

皇上駐蹕西苑斯園爲公扈從退食之所近接周牆 翠華臨

蒞錫之 奎畫題曰春和仰惟元善資始於時爲春而保合太

和實備利貞之義是以漢文帝議恤百姓之詔首言方春和時

而范文正公論先憂後樂亦以春和景明志其喜惟我

皇上以乾元統天惟公以坤元承天所以體仁育物而春煦之

氣無所不通者

聖天子一揮翰而協和萬邦之理具焉昔范致能卜築越來溪

渚熙間賜以石湖二大字一時勝士名流鋪張極麗夫彼特以

探幽雲壑托興耕漁已耳豈似公商巖表德周鼎銘勳偃伯靈

臺贊化樞省古稱一德一心乃今親見蓋雖當引水穿雲而式

克敬承之意未嘗片刻忘也某辱公舊識嘗爲公賦舍青園矣
越三年園基益闢敬瞻 御題乃援筆而重爲之辭

幸有名園依都城之西郭屬禁苑之東偏海淀壤錯水磨名專
爽氣遙分乎翠岫澄流近導夫玉泉層構營其邃宇喬柯出乎
環垣繁雲垂而烟接常景妍而日暄斯主眷所以嘉蓋臣之不
續而不同於番休罷直之事遊觀者也有仇其門有綠其徑橋
覆版以砥平堂軸簾而淵澗始仰瞻乎 天題懸玳梁而高映
二曜炳其離光一氣凝夫 異命眷其履始育萬彙以向榮和
則致祥播五行而順正爾乃循平陸踏長隄經曲磴越迴溪通
修廊之宛轉障瑯柵之陸離俯竄窳之幽壑躋厯屨之丹梯山
則眾鉞鉤絛獨峯離醜若凸若凹或自或白水則上洞下泝大
瀾小淪蒸液吐溜頤淡圓潏間以曉榭浦樓柯亭菌閣嵌壁跨

流髯彤黼堊蒔以穠花踈樹厚葉纖條英飛彩折根盤影交別
有村墟如行鄉曲連十畝之稻畦架三閒之茆屋燈堡則土墩
排基雉堞則林梢露角散雞犬於桑麻狎漁樵與耕牧時臨河
渚島立雲鋪波不指而平似鏡船善轉而捷於鳬繫纜得丰容
之碧柳橫篙惜淨植之紅葉當其 鸞旂寵賁虎拜肅迎湛露
霑濡乎林麓彤雲擁護於軒楹際 萬幾之偶暇被三接之殊
榮惟啓心沃心之賢一德咸有斯徵招角招之樂載歌乃賡故
夫國爾忘家退思補過卽委蛇於自公祇殷憂於上佐悉心簡
牘之陳敬念封圻之課曾躡屨以意行獨正襟而危坐思開卷
之有益在鑑古而效今諸史紛披期以研磨國是百家旁覽匪
徒涉獵藝林因考訂乎六書尤覃思乎八法遠追義獻不數歐
虞褚薛之雙鉤上薄顏徐何況米蔡蘇黃之新搨更習射以觀

德先正志於挽強洞十重於蹲甲燭百步而穿楊是則節侯之多佳日非不巖濶之有清音乃自世旁觀謂可後天下之樂而樂而以公自視要惟體

聖主之心爲心催曉籌於夙興聞暮鼓於歸轡雖庀材將作所在有含雲蓄翠之觀而砥節公朝所居總圖易思艱之地夫德懋懋官功懋懋賞者尚賢之禮所以執規而秉政也春風風人春雨雨人者命相之典所以施惠而行慶也何以登百族於春臺何以叶四氣於春令其道仁也以爲百行之原其德元也以作四時之柄爰是鼓萌動於和同乘始和而布令協用五紀式勸九歌理財正辭禁非曰義正德利用厚生惟和發揮乎三十六宮由政通而人和有象旋轉乎七十二候且時和而歲稔孔多於焉移牀於山館藉蔭於庭柯可以啜冰甌而性適可以酌

玉醴而顏酡魚鳥覺其親人依然望杏瞻雲之觸緒草木含夫
生意想見句出萌達之駢羅是知煦育在乎外豈培養關乎心
德思托命之有由常茂對而無極此則鄙人所懷仁而感知不
容以嘿息也日願公徵元吉於其旋而益新其盛德

副相裴公別傳

公諱率度字香山號行菴又號一元道人山西曲沃人先世出河東聞喜唐太師晉國文忠公傳三十五世而至贈光祿公諱某生七子公其最少子也生有大志始入小學問塾師讀書何爲日以取科第得美官耳日如是已乎師驚異年十七補邑諸生北學於京師受業慕廬韓先生門復從王漁洋沈繹堂田綸霞諸前輩游遂應京兆試癸未丙子兩薦不售乃循例起家戶部郎年甫及壯絃再斷而未有子忽動出世之想假歸南游江浙變姓名爲黃冠遍歷諸名勝公六兄中書君某聞之自京遣書蘇撫漫堂宋公密飭守令訪求有日矣更偶於金陵舟次見有道士服而作山右音者貌特異急趨與語告以故不應更遽出中翰書不覺悚然動容曰是也中丞于是挽留踰年復締姻

鄧氏前明甯河武順王裔也再入京補原官旋出爲潁江守檄
委經理銅廠幹局著聞調守廣南計典以循卓薦入覲稱

旨

聖祖仁皇帝特諭留京授河東鹽運使以本省辭改授兩浙江
南鹽運使浙鹽有杭紹嘉松四所盤掣則分設兩廳杭紹在杭
郡嘉松在嘉興院司分主其事饋送有規供頓有費甲商按引
以派散商商增鹽價而民重受其困公至一概除之會海甯石
塘衝決中丞蝶園徐公嘉公才守疏請專任刻期趨事鉅細無
所不周胥吏莫敢侵漁而百姓爭先恐後閱一年工竣猶慮沙
腳未固無以敵怒濤之梳刷詳請展限一年倍加築塞中丞高
安朱公據情入告由是東南海岸慶安瀾者數十年嚴州歲饑
公承檄親行千餘里賑恤不濫不遺所全活以億萬計蓋公心

切愛民又遇事不辭勞瘁以是得上官敬信而實惠被於民賢
聲達於上康熙五十九年秋擢湖北按察使明年春抵任嘉魚
有行劫簪州前案寃誣多所株連時以碍於承審及定案者委
曲彌縫公一切不顧力爭揭參人心稱快漢陽有姦拐賂誘行
賄誣陷者累歲不能有確証公廉訪得實提案親訊觀者如堵
牆公卽訟庭鐵拿姦婦於藩署葉茶夫室中而案立定民驚以
爲神此皆平反舊案其他爲公自聽訟者發奸摘伏尤悉數不
盡也兩湖產米之地值夏潦穀貴公諭暫禁販運而大商私挽
上游開禁公曰通商必先惠農裕遠必先足近禁特暫耳豈常
遏糴哉上游無以難也在任僅五閱月擢貴州布政使楚民爭
築屋礮石謀爲建祠立碑公聞諄諭毀之瀕行父老擎香泣送
者不絕於道公之實心爲民而不徇虛譽又如此黔省正賦僅

比江南一大縣百費取辦於協餉而餉率挂兌解員苦之公悉給批以免守候賠補之累凡發兵餉陋例相沿扣除平餘充本司公用公飭司庫概與足發總藩所司一出納耳公惟無私遂一洗積弊也康熙六十一年冬慶典將屆

聖祖仁皇帝欽選耆德入京以襄次年稱祝之舉公預其選未及啓行痛遭 龍馭上賓蒙 恩顧念老臣留 賜數珠等物以作遺念公跪捧哀號感激無地是年

世宗憲皇帝登極乃拜巡撫江西之 命時萬載新昌及甯州銅鼓營有溫上貴劉允公等聚眾給偽劄肆行掠劫無辜之民被誘脅者無算制府飭總戎進剿釀成大獄公抵任諭令自首免罪設法擒獲渠魁而無辜賴全其命制府奏稱盜藪在廣信府界連浙閩之封禁山山有銅鑛材美產腴不納賦稅以是爲

羣盜盤踞請會三省攻剿 朝廷以事關重大 諭更會議公
特遣官進勘則其地榛莽叢密人跡罕到路尤崎嶇難可耕種
賦額勻入通省林木拳曲無可取材若盜礦啓釁則自前明討
平立有禁碑設一旦弛禁開通將使往來絡繹反以盤詰之難
致來偷盜是無事而滋事也所見與制府齟齬爰另摺上陳封
禁如舊九江南康二府有古河二道或獻計開濬謂可避鄱湖
之險方伯陳公因引 見以聞奉 旨勘覆公往親勘石根沙
址長亘三十里人力難施且北高於龍開河十六丈南高於吳
城港口三十一丈加之廬山瀑布江湖交匯而沖決之患必集
於省城繪圖力陳其不可事乃寢他如減南昌浮糧銀七萬五
千兩有奇補通省無着之項十有二萬兩立節帶之倉建普育
之堂修文廟廣通省學額葺豫章白鹿兩書院增給修膳凡名

謝其咎此所由被官評而終邀 聖鑒因得佚老於林泉也告
其周急則自忘困窮居室則旁無妾媵一意率真畢生儉約猶
其恆行爾矣公始以足疾就醫白下年七十歸里又三年無疾
而終時乾隆五年也自少工詩古文能書畫旁通音律顧不欲
以技藝見長所交多當代詩人於吟詠尤富有行菴詩集行世
云

論曰公之卒遺令不作行實其子廉使君遵之
以公功業顯於旂常聲名著於朝野宦轍所至遺烈去思至今
士民能詳言之誠無待乞誌狀於同時之碩彥然余觀昌黎集
有書李翰所作張中丞傳後敘柳河東有段太尉逸事狀韓柳
距中丞太尉僅三四十一年翰則尤近而已不能無遺闕逸墜蓋
雖功名爛然聞見之訛所不免也古人非當史任者不爲傳而
別傳則自古有之余旣習聞公之政績又獲交於廉使君並悉

其生平出處竊比別傳之意非敢謂文足以傳也而詞皆徵實
不稍有粉飾庶以備國史之採錄焉

楊孺人傳略

同里胡君暉山之配楊孺人本姓周先世出贅於楊遂從其姓
自山陰徙居錢塘父吉臣公母黃太君孺人少嫻內則既笄歸
君事舅姑維謹君常客遊孺人居家操作康熙丙申君客京師
未還而母王太君患革孺人朝夕侍側比君聞病疾歸雖太君
終不可治然生不缺於甘旨病不失於調護因得延留垂燼之
光待君至以承遺令視殮含不有賢婦君豈得一無遺憾歟雍正
癸卯君復遭父又韓公喪孺人以勞苦致疾幾不起體素羸
弱日食飲至少故自始來歸姑愛其賢而憂其年之不永願性
識通曠義命自安有勸以參苓補益者不屑也至是疾頓憊亦
不呼醫受藥而疾良已時孺人年三十餘及年六十又六乃卒
朱雲李勣見之閨閣詎不異哉生平不信二氏之教臨終猶囑

君暨子女勿作佛事余嘗慨世道陵遲何充佞佛蘇晉逃禪而尼師齋婆說果報以誘惑女子則以持咒禮懺爲天堂淨土之因緣而若反唇於堂反目於室一切可以無憾衰門窶人雖嫺戚子姓不顧而不惜罄金錢於梵宇者所在皆然嗚呼孺人亦婦人也何爲獨不然其他細行無庸件繫也子荃國子監生女四長適王臬次鄭文選次姚熙觀俱國子監生次適方茹廕生選山西浮山知縣孫二鳳詔鳳誥孫女三國子監生林國選其長孫壻也茹余之甥也故余於孺人賢行聞之有素其卒在乾隆甲戌其明年茹與荃俱在京師以君命乞余爲傳而更綴之以贊曰易象家人風上火下女爲與主其德柔嘉二在中饋至四富家二迺子婦四則母耶家利女貞貞者正也貞風寂莫女德謂何釐爾女士秉正嫉衰術謝附庸教薄楞伽不戚不惑是

亦不磨礫古列女不是遠過

錢封君傳

吾浙秀州之嘉善有文行錢先生焉諱潮字逢原號駑塘先世
嘉善太平坊人曾祖考諱 康熙庚戌進士知山東冠縣入爲
某部郎治行循卓祖考諱 廩貢生候選訓導嘗出家資以償
戚黨官累而家因此落鄉里稱之配朱孺人考諱 妣 孺人
生二子長澎乾隆庚辰舉人次卽先生也先生幼而德性充完
淹通六籍與其兄早負文譽乾隆改元年十七補博士弟子嗣
屢躋於場屋丁卯已呈薦而卒不售壬申後客遊南北至甲戌
丙子迭丁內外艱遂絕意進取先是朱孺人之兄子 仕爲直
隸方伯調任山西綠事落職先生承父命往省視比方伯事竣
掌教上黨書院先生則代爲品課多所成就後去晉之保州館
於周氏者數年甘肅靜甯刺史周君 先生之姻親也壬午因

有秦隴之遊時其地被災先生爲區畫賑務無濫無遺賢聲爲百城冠又嘗爲友人事出玉門萬餘里不辭勞瘁其性肫摯而材復儻朗求之今人不數覩也未幾病咯血乃自安肅還保陽而病良已會長子樾報捷南宮選列詞館先生寄書以先人未安窀穸命請假南歸營葬卽以次年與其弟標隨侍先生還里而擇吉有待暫遊武林僦屋西湖之漱石居不期沈疴復作先生旣樂遂歸志存順歿甯醫藥一切謝遣逮病篤惟以不及躬親葬事爲憾勉其子以忠孝取水拭身面以白沙泉烹龍井茶連飲數甌而逝時乾隆三十八年 月 日也其生以康熙五十九年 月 日年五十有四配毛氏前卒樾其所生也繼配吳氏生標及一女孫二人焯熙

論曰古人不肯輕去其鄉君子于役類從王事蓋未有非公事

而惛惛不歸者後世則不然陶潛之詩曰餓來驅我去不知竟何之枚乘之詩曰客行雖云樂不如早旋歸寓感羈愁往往出於不得已然而峭岷之陟邱首之正要必有不釋於懷者而歸心之得遂與否又各視其所遭際以先生抱質懷文未竟其業有令子以繼承優游父母之邦表其阡而銘其貞石較之劉蛻之父扁舟不知所之與孫萃老之人相而不葬其親者獨無遺恨抑余於先生身後得見其遺文竊嘆先生績學若是而一生屯蹇於科名後嗣之胚胎前光匪偶然也

大名成參議公傳

成參議公諱泰慎字知臣號懷嵐明太子太保文淵閣大學士
文穆公諱基命之曾孫我朝少傅保和殿大學士諱克鞏之
孫翰林諱之子也公本贈大夫諱之子出爲翰林
公後年十三丁翰林公裏從學於松江錢子璧文日有名及長
以恩薦授江南通州知州凡四年多惠政有所著崇川從政錄
詳其治行內陞戶部員外郎晉郎中出爲陝西西甯兵備道其
地番漢襍處凡事武弁任之公至則修明戎政號令嚴整一切
茶馬驛站墩堡諸務次第經理人始知文吏之幹局有爲踰年
調浙江糧儲道堅卻旗下鋪設費萬金撫軍遂甯張公嘉其定
力尋署按察司事訪擒地棍張端木邢於堦置之法豪橫一時
斂迹撫軍疏薦賢能第一會聞少傅公訃公請奔喪舊例無次

嗣承重者公力請具題得如所請今定例長嗣亡次嗣得承重
自公始也服闕補廣東雷瓊道時有海洋賊黨私鑄劫奪恃奸
漁資糧以導之公爲編船戶連保甲出入以時旋有王飛熊等
五十餘人燬舟投首公移送營伍俾自効海道肅清又兼攝雷
瓊兩府篆五指山生黎爲汎兵所擾因致鼓煽然實未離窟穴
偵事者遽言黎叛提督某慮罪歸元戎乃媒蘖文吏以卸其咎
公坐是解官去粵之日囊橐蕭然惟圖書數簞壓舟而已居家
謹身節用而樂行善事遇親族以急難告者不惜罄所有贖之
課子弟教以義方間或曳杖出遊嘯傲烟霞人不知其曾登顯
秩也先是叔仲謙官參議公同官階鄉里稱大參少參云

論曰成氏自明永樂初居大名世有隱德閱二百四五十年相
門出相爲海內望族子姓代傳組綬不墜家風卽如參議公所

至有廣譽美聲尤卓卓在人耳目者良由門律家規稟承有素
夫是以世濟其美不損其名也夫世豈無膏粱華腴之家名節
不立初不待其淩夷衰微而慨歎乎廣陵散之絕也卽當鼎盛
時視其少年驕矜桀驁學術莫修而所謂遺烈先範已索然無
有若成氏者以云清德不衰庶幾其無忝歟

山陰張氏家傳 并序

乾隆癸巳余在保州從遊張孝廉方理手其先親行略一編乞爲傳余惟傳者史之一體余雖嘗分修國史而罷直日久傳非敢妄爲也繼又念家傳別傳自古有之孝廉將有事於譜牒而以余當王介甫元復初之任夫奚不可者史於夫婦其傳或分或附見義各有當列女始於後漢以鮑宣姜詩之賢僅著於其婦之傳陶潛妻翟有隱德則於潛傳附書而若皇甫規與妻各有傳房喬妻盧舊書無述也新書乃補列女家傳亦史類而與史微異余近年爲皖桐恪敏方公修譜其譜創自前代明善先生人各立小傳以詳字號生娶卒葬其有行誼可紀者別爲列傳婦人日內傳女日外傳其鄉伯相張公作家譜稱其美而倣之今孝廉之考妣並著賢聲其必傳於後無疑也余固不苟毀

一
三
一
譽人者爰各爲傳以貽之

國學東銘先生諱德義先世浙山陰下石潭邨人其遷居後梅邨則先生之祖文玉也父候選州同諱士鳳字聖符母孫太君生二子長德仁先生居次康熙壬午生於清苑幼讀書過目成誦工文能書年二十隨父還山陰踰二年父病痿痺兄復臥病先生試於鄉不得志雍正丙午奉父命北遊幕府願力辭刑名不爲專司錢穀先後在江蘇直隸行省幕者歷三十年每遇災賑尤愼所定規條至今遵行之州同公於丁未辭世先生奔喪盡禮時母患兩目失明先生雖餬口四方得間必回籍省覲彌月乃去德仁先以丙午卒從子長十歲次五歲幼稚無依先生事寡嫂如母撫兩從子如己子不獨嫂忘其孤梵孫太君亦願而樂之又有世父之子德禮雍正初在北病沒二子並以續抱

眷屬歸里先生迎與同居蓋家庭之雍睦幾於泡毓之兒無常
父衣無常主者生平無疾言遽色而爲人謀必忠保定方伯諱
王保者相倚如左右手先生亦殫竭心神積勞瘁以致委頓一
日覺力不支辭出署旣出而遂卒時乾隆十九年 月 日
也距生於康熙四十一年 月 日年五十有二配陳孺人
子二廷詔國學生方理以庚寅副貢登辛卯賢書女二長適同
邑許嘉煌次適同邑國學生沈增孫五人

陳孺人山陰興浦村人父國學生法純與聖符公訂交於清苑
申以婚姻孺人其長女也乾隆二年來歸東銘先生時君舅得
風疾未廟見卽理湯藥而兄公德仁亦病賴孺人持門戶舅病
萎腰口哈喇手不能舉箸孺人先意承旨手進食飲早以孝稱
東銘先生北遊兄公旋卽世踰年舅病革所以經紀其喪者哀

禮兼盡獨事君姑與姒婦而姑苦兩目喪明姒復攜子就婚北去姑又患手足不仁家日困乏孺人慮姑之傷於貧而益之疾也力營甘旨侍左右衣不解帶者十年之久姑心嘉其孝每遇東銘先生還家輒相對稱嘆以爲目中未見此婦也遣嫁諸女妹先質簪珥不足乃去產業示公而不私先是聖符公前配童太君早逝木主未立自孺人歸請於舅姑爲補立主且購畫追遠繪像忌日之奠歲無缺焉姑卒則爲買地營葬奉先舅與兩先姑合窆於新隴東銘先生之沒也孺人將率兩子奔喪保州念先人遺通約千金義不容負于是典田宅盡數以償親族好義者或謝卻之勿顧也在北依母家十餘年中間但因嫁女一還里門周歲事耳篤課兩子凡一言一動務東以禮法無愧嚴君而秉性慈惠寬和遇人緩急叩門雖饑寒不以無爲解至

有孤苦無藉者留養於家計歲月給以布帛錢米尤能隱人過
失有隣婦傭工於家每竊米粟訪之知其遺老姑也一日竊米
方行囊脫米出婦對眾色變孺人故云此余贈以遺其姑者令
收去薄暮婦入室跪謝頌恩刻骨是略舉陰行善之一端而其
他恆行可無述也孺人生於康熙四十二年 月 日年六
十有五以乾隆三十二年 月 日卒孺人雖不及見其子
之顯榮而兩子皆行成名立後日之揚名方未有艾人不獨羨
其子之克家而僉曰賢母之食報應爾也嗚呼孰謂人心非卽
天道哉

論曰自儒者不事家人生產績學善文之士或屢受嗤拙目往
往改業爲幕寮司刑名者陳修尤厚而東銘顧謝刑名而不爲
三四十年来所見吾杭刑名之家其身負重名因以致富者不

少矣曾不再傳子姓凌夷一敗塗地豈其人盡作孽哉人事萬變嘗有情節顯然而其實不然烏得無悞亦有心知其非而瞻顧官評或迫於上游之駁詰與部議之繁苛一二字之不檢而死者已不可復生與其事後悔之母甯事前避之東銘誠仁者之用心矣抑余聞東銘頻年爲客一家之內所由處當盡可承先志以啓後彥孺人之功實多焉詩曰釐爾女士從以孫子文王繫家人之卦蔽以利女貞之一言不其然乎不且信而有徵乎

陸氏家傳序

按傳曾祖少微公瀚又號雪酣祖漢雪公峻父天鍾公傑叔繩菴公仲字季文乃起潛之

本生父也

吾杭北郭陸氏世以畫名家自雪酣先生三傳以至且耕筱飲
鼎仲門律家風日益峻立筱飲嘗自譏其三世之傳間以示余
余惟家傳自古有之史家列入藝文之乙部史類前代不勝數
矣我朝作者西漢姜氏有太僕太常兩公之家傳望溪方氏則
有馬溪公之銘與台拱岡之碣西漢之先人有治行可詳望溪
之祖父未嘗顯仕又遭貧困自言無卓絕之行不敢漫述其言
質實而可信今讀筱飲諸傳事真而詞約與望溪所見不謀而
合豈惟垂示子孫亦以嘆世之虛言塗飾自誣其親而人卒莫
之信爲可愧焉矣

張青圃入家文粹序 青圃名聯芳安州進士錦州教授

制藝至近日而變態盡矣注疏之文眾憚其繁而束高閣於是採擷經傳訛謬相沿莫知所解夫孔孟之言三代以上之言也才雋之士舉廿二史之事詞依題仿像似是而非然此猶涉獵乎史策也下者取文選以下一切詞賦之語無不可以入文而文體大壞凡望之森蔚璀璨而自矜異采者皆其迷溺於庸下時藝而胸無點墨者也詞且不解何況於書理之不通何有於法雖然文之壞俗尚壞之也而此道傳習數百年固歷劫而不壞所賴豪傑之士爲之別白眞贋以還淳復古而垂範後來余客保州與張君青圃交見其所定明文統宗及 本朝入家文粹其持擇精而取法遠將以迴狂瀾於旣倒不謂之豪傑不可矣余自少好讀稚川榕村兩家之文兩家體不相侔而余則各

有所契思別標一格不幸早通籍學之無成顛躓衰頽悔其少作往往有弇州吾豈異趨久而自傷之嘆生則已晚入家中如熊劉韓李旣不及見之矣雖少識經畚儲先生而未嘗執經請業中歲獲遊望溪先生之門而錦帆已不可得見耘渠乃余先友可以見而亦竟莫之見也今老矣得與青圃過從爲三四年來學者所絕無而僅有煌煌乎六經之風絕而復新此非余之厚幸也夫

吳氏宗譜序

吳郡之爲吳乃由泰伯自號句吳國人因其立爲句吳其後孔子題季子墓曰有吳君子以爲國名不以爲姓也路史所載泰伯之後得姓者有泰伯氏州來氏延陵氏而以吳氏爲與漢同姓考之史傳周末則衛之起士卒稱吳公秦漢之際番陽有芮漢書不詳何許人若其吳與漢同姓則芮之王長沙何以與韓彭同爲異姓之入國且著於令路史殆好求異僻而反忽略於尋常也今天下吳氏皆祖泰伯絕不聞姓延陵姓州來者古之以國爲氏多在國亡以後所從來當自周元王定王時矣吳氏居吳者莫顯於明之文定文端兩公往余僑寄吳門曾見文端家譜以臨川文正公草廬先生爲始祖以草廬之孫當爲一世祖當乃元史有傳者草廬兩子曰文曰京當傳但稱澄孫不著

其爲何人之子譜亦闕文京之名而以書爲一世且譜言當遷徽州又四世至文端之父遷長洲考當爲江西肅政廉訪使除名及後拜江西行省參知政事命未下而江西諸郡已陷于陳友諒當遂隱居廬陵吉水之谷坪逾年而卒是當未嘗離谷坪豈嘗遷徽心竊疑之余近與吳君夢白同客清苑一日示以吳氏宗譜一書乞爲序蓋自殷周以訖於今閱三千載雖其遺世或有遷移而近代累葉相繼不越故鄉祠廟邱壟厯可指數豈非海內僅見者哉自夫古之宗法失而譜牒興譜牒之學周齊爲盛唐宋人之所撰謬誤滋多元明以來幾成絕學然若自譜其家則凡在著姓固家有其書而江南北尤以此爲重今吳氏所輯特支譜耳凡非一脈承接者不載也何云宗乎昔曾子問曰宗子去在他國庶子無爵而居者可以祭乎孔子曰祭哉請

問其祭如之何孔子曰望墓而爲壇以時祭吳族散處四方獨
夢白之家依然故吳卽其支子亦有宗子之道矣而況能言吾
祖如鄒子乎至於泰伯之冢有二延陵之地有五載籍或承訛
襲謬莫之是正夢白讀書之暇更一考定焉是尤有功於先門
者也

周讓谷詩集序

同里周君讓谷早負才名余始弱冠卽與相識顧未嘗言詩嗣是南北各不相聞者十五六年乾隆丁卯余從金閨石寓齋見君所題天山攬轡圖五十餘韻於元魏遼金史事驅策鉤貫筆酣而興豪又數年舍弟孚吉自淮陰來有素冊乃君自錄其近體諸詩則詩益渾古而書復工愛之把誦不置蓋不難其瑰奇沈博而難其自然骨格氣味匪賞其新而深服其能舊也戊寅首夏邂逅於清苑與金二質甫同讌飲君之官閣怱怱別去君遷部郎再出爲州牧未幾捐館每一念及輒慨歎夫聚散之無常數十年中一二故人區區尊酒歎曲而亦爲此生之不恆有也頃重見令弟秉乾號循庵索君全集不在行篋庚寅秉乾將南歸且謀梓其兄遺詩屬爲序夫學問之道貴其知新而學日新

者文則日進於舊故夫擗摭補綴以爲新與夫依傍摹倣而爲舊均之不軌不物無望於成家向欲偕同志如讓谷數輩商論而共勉之未有其暇而讓谷已不可得見而余之衰病摧頽則已甚矣序其詩抑不獨死生契闊之感焉矣

鄭筠谷先生詩集序

筠谷先生自定詩集六卷杭太史堇浦張孝廉南漪各有序矣先生乃更輯其歸田以後之作命序之先生爲先君子素交見顏色於孩提聞緒論於童稚閱三十餘稔昔先生贈先君詩有曰性交似醕醴道契如合璋可想見也某學詩在弱冠以後間以所業就正先生贈之詩曰顏齡觀奇特自嗤還自賀見者咸謂先生好獎借後進不知其切直之誼教戒平素者至深往見梅宛陵謂文字出肝膽而元遺山論詩歎息於心畫心聲之失真華則榮矣質之不知其存幾何故夫詩者導達心志而品不峻者不足以名詩而必有學問焉以成之離之則兩傷矣空梁春草匪由撝拾夫非枵中白手能吐是語者也又或有人六義之不明而談五際之要溫柔敦厚詩教何關恐未可以爲善學

詩矣故曰離之兩傷先生以古人之性情而於學無不博貫穿
之力深湛之思剖判百家而折衷於不可易其詩粹然有中和
之響焉猶憶從先生遊武林之山憇冷泉亭風雨驟至坐而劇
談移時清霽乃返各賦五言一章紀其事自茲惜別先生方師
遵六籍爲風雅指歸比年來鄉國文譙之會日以盛而師埃壘
走趨風流遂遠序先生集以寫其離思而妄陳其愚冀裁其可
否此則所汲汲於私心者也

成北樵關中詩序

自少讀漁洋長水之書見其所交河朔詞傑廣平則有鳬盟覆
輿伯嚴諸前輩大名則成先生過邨文采風流心焉嚮往晚歲
客遊廣平訪三君之後人不能無廣陵散之嘆近年移寓樂鄉
有成生諱耆來學於蓮池精舍間出其尊人北樵別駕關中橐
草一編乞爲序北樵則過邨先生之子也其詩骨峻而學邃風
清而節和一掃割綴浮漂之習夔焉絕塵此其爲堂構克舉者
乎夫成氏相門出相其前此矣至北樵而遠宦監州于幽斯館
年非篤老遽摧幢息機而獨攜其冰雪之文以自怡悅余嘗觀
陶桓公勲德令族得靖節贈祖命子之篇益調誦而歛羨而如
昌黎之孫家中狀頭翰藻無傳世且有不能舉其名者文章之
爲重於先門若此抑世固有躋顯秩負盛名所根柢者淺索然

而才易盡又或纓綬之徒謬有述作妄自刊布而非笑隨之詩
雖小技談何容易古以一家之內人各有集爲難余謂集不徒
有當問其集之如何蓋必如北樵之正聲音以繼響薈觴之
集斯足雄視乎河朔矣序其詩並以爲嗣賢勗也

博野縣志序

州縣當古諸侯之國古者列國皆有史官紀其國事而不以史名書周禮所載曰邦國之志曰四方之志其見於左氏傳者援志尤多他若晉乘楚檣杌亦一國之典耳吾邱僞撰乃妄加以史之名此無識也春秋得聖人筆削遂尊於六經國事不綦重哉漢書別志於紀表列傳文中子譏其記繁而志寡至唐乃有十道志元和郡縣志合百國以成書是周官之遺意也自兩宋迄今郡縣各自爲志是周志鄭書之遺意也志閱時而必修勢也然志以修而精亦或以修而壞故非其人莫屬焉直隸縣志若高陽之修自孫文正公其鄉先生也靈壽之修自陸清獻公其良有司也是皆出自大賢之手聞風而起者雖識或不足學或不逮而奉前憲以爲標準故近時新志往往度越舊志爲其

得古作志之本旨也博野本漢蠡吾地後漢分置博陵而其更
名博野者考舊唐書及文獻通考皆指爲後魏之縣則舊志謂
東漢已改此名未必是也又縣在宋有甯邊軍永定軍之名顧
乃合稱永甯軍恐亦載筆之訛然此稱名之互異代遠年湮或
有難以遽定焉者夫志之作豈惟是悉其山川賦役人文物產
云爾哉令長爲親民之官民事不外富教兩大端康熙壬午恭
逢我

聖祖仁皇帝春省畿甸 駕次博野舉親耕之典而博野以保
定一小邑遂著望于寔區二程夫子之先世居博野者乃其五
世以上而鄉人懷賢溯源建二程祠至今載在祀典是則邑之
俗樸而風淳孝弟力田其觀感有所自矣我 朝百餘年來邑
令旣循良輩出而邑人若尹少宰公設義倉義田立義學皆原

本忠孝之意繼自今大化之成我知其必蒸蒸益進於古也茲
署令全椒吳君鑒輯縣志成其發凡起例訂謬補遺則少宰之
子觀察君嘉銓實襄助之其意在有裨政治而不涉乎繁雜浮
誕之詞昔孔子稱志有之曰言以足志文以足言是編其猶知
不失此意歟

衡水縣志序

縣之有志唐以前未之聞也宋縣志多在南郡至北地之志大率創自勝朝故每疏於考古續修者又或憚稽核之難競益後事以侈卷帙而前事之稍涉疑似者復從刪削文獻之無徵所由來匪一朝一夕矣衡水縣志亦肇始明萬厯間雖遞加編輯而義例未立漏略猶多卽其所分六門六十類之中邑本無山而標以山川仕者有爵而紀無封爵冠選舉于人物列禮俗于雜志分併寡當名實不符今邑令南城陶君淑乃慨然舉而修明之凡舊志之闕遺盡爲補正而自康熙庚申以後所增益者則矜慎於去取廣綱領爲十二酌細目者百條有要有詳粲乎成一家之述作旣脫稿莊寫請序於余余惟邑以漳水橫注而得名漳合滏再合滹沱奔騰汨越而水之利害具焉又地處偏隅

土風夙稱謹厚逮明中葉一變而棄本逐末舊志已有深譏自我
聖朝重熙累洽涵濡百年所以激薄停澆亦旣風移俗
易矣我

皇上勤恤民隱視閭閻疾苦不啻已溺已饑先事預防 詔書
頒布比年大牖巨橋安瀾底績崇墉峻郭環護鼎新皆不惜罄
金錢百萬以裕无疆之庥其或偶遇偏災宏施蠲賑易所謂凡
益之道與時偕行者欣百廢之具舉慶三登之屢豐耕田鑿井
之倫怡怡藹藹化國之日舒以長也興禮讓而成協和豈非千
載一會乎夫志之作匪獨鋪舒名實使後之覽者知其利弊也
旣以悅安之更以強教之緬維唐代瀛洲之選邑之孔氏蓋氏
居其二其修明經術卽房杜猶遜能焉千載以來何不聞剛賢
之迭起也敦崇儒術優而游之而吏治蒸蒸益

進於古是所賴
乎良有司矣

方百川先生經義序

經義所以釋經也而世稱時文時文之稱何昉乎歐陽公曰天聖間子舉進士於有司見時學者務以言語聲偶摘製號爲時文則時文乃指進士科詩賦策論隨時骫骳者言之若明經之用帖括則惟帖經對義凡口義墨義但以記誦爲能初無所謂時文也帖括廢而經義興肇始於宋熙甯四年盡罷諸科士各占治詩書易周禮禮記一經兼以論語孟子變聲律爲議論變墨義爲大義其時命中書撰大義式頒行不傳於後而宋之經義則自朱文鑑及諸家文集間有存者不離訓詁之體元之四書疑本經疑設疑爲問以瞻其學識亦不似今之入股也明初有四書疑問復有四書義會無定格至成化後乃有入股體式股者對偶之名夫場屋之尙對偶豈待入股哉考宋史選舉志

大觀中臣僚言場屋之文專尚偶麗題雖無兩義必欲釐而爲二以就對偶其超詣理趣者反指以爲澹泊請擇考官戒飭之以救文體大觀距天聖已遠而習尚沿度歐陽公所謂時文卽此類耳夫言豈一端而已梁劉勰作文心雕龍其論麗辭推原於皋贊益謨易之文繫詩之偶章有言對事對反對正對之不同文辭之排比原有得之自然者左國以降豈勝悉數自古文章與時升降所辨乃在根柢之淺深骨幹之厚薄而詎惟是排比散行之區區矣乎吾家百川靈皋兩先生在康熙中以文名天下經義出而家絃戶誦稱曰二方靈皋先生晚列清華躋卿貳爲國耆英所著經訓古文集以次流布海內而百川先生命不稱才英年早世其遺文僅經義六十八首余於舉子業拋棄日久顧獨喜誦先生文行役宦遊常置一編行笥暇輒取而玩

昧茲以政事之餘別爲評點凡向用八股之說稱許者概從刪削惟恐世之學者猶以時文視先生文也夫必書疏論議序記誌狀之爲古文則世豈無體裁不明遊談無根而但冠以書疏論議序記誌狀之題其文曾不及八股中之能自樹立者若以經義爲時文則如荆川震川出自古文大家之手者代不乏賢顧荆川震川猶沿舊習至先生乃一空從前作者悉取六經諸子先秦兩漢唐宋人之書扶植其根本而推發其波瀾于是經義之足以傳道而垂世者卓然可信其必傳於後而無疑夫豈阿其所好哉百川文內多有評語至刊刻時又經一老學改竄其中不無矛盾非余舊評甚或將百川文舊筆刪削予小子不敢也恐見者不察附記于此

積山先生文集序

積山先生旣沒其友人門弟子輯先生遺文將刊而傳之以嘗見與於先生也使爲序嗚呼何敢序先生集哉然嘿嘿已已而又不忍焉也先生襟神夷春醞藉蕭然顧獨耽爲文飲之會酒壘辭壇更出

原本闕

爲樂人謂先生無生計累有餘閒以聊浪

山水有餘賞以鑑賞書畫疑其通悅怠情一切者乃先生至性過人居家篤友于之誼藹藹怡怡與人交如飲醇醪久而彌旨先叔重園先生沒於敦煌櫬歸先生悼傷時時流露於筆墨集中哀辭挽歌雜題諸作尤著也從弟師濂從先生受業勸懲切至若恐不得歡於良友者古稱隱不違親貞不絕俗時多進趣冒濁

原文殘闕

塵勞至如孤子峭獨遺粒落毛苦置身無處不

嗽不昧兩俱難言山雞終日映水而目眩致溺鵲雉惜尾寒餓

亦以殞身殉人非也嫉人亦失先生內足於行而任真樂易卽使無文章流落人間要無愧乎天之君子今之古人也況其文章不屑屑有所規撫而自然與古符合者哉猶憶與先生論文師韓舉金史周德卿之言曰文章工於外而拙於內者可以驚四筵而不可以適獨座可以取口稱而不可以得首肯言文者甘苦親切莫踰於斯先生深然其語計爲斯語距先生沒數日之間忽忽不意乃今序先生遺文也悲哉

釋堂存稿序

余膺鄉薦出新建曹曙山先生之門計偕成進士下榻先生寓廬與先生弟冰持晨夕晤對乃習聞其門基之峻與家規之整自昔封編修公以實學粹行負西江士望先生乃其第三子有兄曰蘅麓曰禹拜弟曰亦仁曰葦門曰冰持一家之中人各有集蓋其父子弟兄自相師承有若蘇門而人物所萃不啻過之在宋若大小宋劉邵老昆季殆猶未可倫比況在尋常以連珠花萼品題其集者方將彙刊爲家集而蘅麓釋堂存稿編次既定遂先以付梓謂余之習之也屬師門之誼又嘗肆力文字粗識體裁使爲之序釋堂胥蟠文史德性充完雖已通籍輒解組歸子舍循陔采蘭不易其素志惟是積學於經籍挹其菁華舉以筆力故其文雄潔渾古格整調蒼老其鄉之鉅公若臨川李

氏且極傾倒其文嘆爲卓絕余茲薄遊得與讐校心之祗迴而辭之不能以盡意也他日稱蘇門者倘藉是躋余於六君子之徒則幸也夫

多識類編序

學者以博物爲難是以孔子論詩兼及鳥獸草木而郭氏序爾雅稱其多識之盛嗣是詩有陸璣鳥獸草木蟲魚疏蔡卞詩學名物解以及詩物性門類諸書雅之類尤多如小爾雅爾雅翼雅廣雅釋名要雅埤雅爾雅新義蜀爾雅蕃爾雅皆是也近百年來雅有通雅詩有陸疏廣義詩釋名解又其苗裔也溯自韓文公以注蟲魚爲非磊落人明道先生以記問該博爲玩物喪志蓋意別有在而後來枵中白腹不學之徒率以是藉口則是不識莠蒿皆孝子不辨黍稷皆忠臣矣睢鳩何禽河洲何地何恠鄭漁仲氏指而斥之也哉吾師新建曹先生之弟舅無不博極羣書而禹拜九強記穎悟經目勿忘惜其早世然年未踰壯製作等身所撰有玉隆紀略學庸緝要等書此多識類編乃纂

自弱冠之年分動物靜物二門其體例則自比於類對賦蒙求之流余觀近代作者陳氏騏志方氏古事比皆以取類爲體顧詳於事而物則略得是書足補其缺矣或以卷帙差少不逮二書之繁富在昔號稱博洽無過張華郭璞華能讀盡二十年外之書而今所傳博物志十卷纔數十紙耳璞之書有四百卷武帝令更芟截其信然耶璞所注若山海經若穆天子傳其中未詳者亦多可知古人學尙淹通尤貴精審賣菜乎求益也然則卽以禹拜爲今之張郭可也孔子敎小子學詩班志列爾疋於小學儒者高談性命而名物象數之學反缺焉豈誠所識者大乎夫多識者固孔子之所許而郭注爾雅用心二九載所以爲有功於六經也

卣甫遺詩序

嗚呼吾乃爲卣甫序其遺詩也往余里居老友王素心還往最密卣甫與兄受之受經於素心日見其斐然有作湘中之役卣甫來襄事焉余再顛蹶卣甫歲寄聲慰問竊每與嘆安有才如卣甫而常怏怏不得志者癸酉受之偕計吏至京余以卣甫不同捷爲憾繼又念卣甫終當騰達遲早命耳未幾卣甫死矣一日過受之寓出卣甫寄余書纍纍數百言猶未病時筆也益增余痛爲賦五言哭之卣甫家城南所師友多與余同若素心曩仲金聞石質夫把臂登臨之地輸心文讌之場高步抗言傲睨流輩少年意氣豈不盛哉二十年來素心溘逝聞石客死質夫與余並罹患難而今且頽然老矣不獨少年光景不再方余埃罪長沙朋徒先後去各珍重丁甯今亦遂爲陳迹人生死死契

闊之感何可勝道則使甫業已登上第致顯榮而年不四十而死吾猶將恨之況其以諸生終也甫平生志銳心細故於規撫前哲無不探索其微妙此其才志宜若有後福者而竟不然嗚呼是尤可悲已受之乃輯錄遺詩將刊行之而屬爲序受之之意欲傳其弟於無窮也夫生世之不獲報而何後世之名然古多有夭折而名益著稱安知後之人不以是編爲王延壽李賀之流亞乎論次其詩不自知涕泗之橫集矣

陸起潛詩集序

同里陸君筱飲早負才名余以頻年客遊未之見乾隆乙酉君舉鄉試第一偕計吏道出保州因得會合蓮花池上唱酬因繼述斐然壬辰君將南歸更示以全集受而讀之大約古體朗拔而蔚茂近體鮮潔而渾成不屑屑規仿前修而自蟬蛻於俗習成一家之言元遺山所謂乾坤清氣得來難者也余爲北客雖賣文爲活未嘗與人論詩卽以方恪敏公之自命作者其述本堂家集刊成余爲指其訛誤十數處公卽時改削鑿補惟不能改者二處僅存而在幕府時時與考訂文史獨不及於詩余旋自覺余之持論拘而性拙直也嘆虛衷若方公者之難其人嗣是聞人說詩但如鶴林玉露所謂喜歡緣者耳余之所作亦不求人知獨近年與筱飲過從談藝以爲樂今筱飲去而余猶留

滯自顧孤寂侘傺無聊因念里中二三尊宿一小別輒十年懷
哉懷哉曷月予還歸哉行卽訪君於荷風竹露閒喪朋者暫而
得朋者常亦何俟賦式微以勸也

荷風竹露後飲
所居堂名也

周玉存崑岡詩鈔序 周君元瑛號崑岡

古稱兄弟之賢比諸金玉顧或行誼不必盡同郭泰於王氏謂叔優當以仕宦顯季道宜以經術進孔融於韋氏謂元將濟世之器仲將保家之主至如顯晦之迹更有迥異者明汪仲淹爲太函少司馬之弟而集有鄉榜被放之作文啓美爲文肅相君之弟以諸生終僅傳有文生小草將母所謂三不朽者德罔不同而立功與立言自各有其遭際也雍正甲辰余與今直隸制府尙書燮堂周公同補博士弟子因識令弟玉存嗣是三十餘年公建績畿輔整翮雲霄而余於士塗一再蹉跌衣食於奔走會公守廣平余在清暉講舍見玉存應試壬午北闈之文心折服焉戊子在保州遽聞玉存之訃遙寄哀詞又踰年嗣君韋方自臬署過訪蓮西且以其先尊之崑岡詩鈔乞爲序有諸責矣

牽人事與老病久而未成茲尙書來秉節鉞章方更以書申前約余惟詩鈔格凡數變要之內意盡其理外意盡其象脫去一切摛襲割綴之習而獨追跡風雅此白氏金鍼所云純而歸正淡中有味華而不浮者格雖變而有不變者存也所錄詩百四十二章蓋由生前未經自訂身後搜輯已十亾六七矣余聞君嘗以言志題其集昔阮步兵詩集合四言五言通爲九十三篇其題皆曰詠懷言志卽詠懷之謂也文選收十七篇今人諷誦在口者十七篇以外能讀全集者恆鮮崑岡一編較阮集數且過之不爲少也他日編花萼之集者知不可以升沈判軒輊光國章身有德之言皆垂不朽夫不有金玉殊質而並寶者歟

莫山輝石池詩集序

蕭山有才子曰莫子士瑣山輝自少以才見稱年二十八而沒
沒三十有九年其弟士珏二玉與余同客於古平干之國出遺
詩示余將刊行之余家錢塘臨江以望固陵一葦可渡也山輝
之沒在雍正二年余時年十八山輝但十年以長耳顧不得論
交於生前而僅得讀其詩於身後二玉曰兄昔受學於叔祖東
怡先生諱春園
邑廩生先生家城東村與西河毛太史比隣爲石交兄
因是數以詩質西河爲所嘉許而惜乎未見其止也余幼耽苦
吟每恨鄉先生若西河竹垞諸賢皆已逝不及見見曾被容接
者聞其緒論而心嚮往之數十年來吾浙沿前哲流風名輩差
肩疊跡而其間淹鬱無聞或中道夭折者亦多矣才如山輝使
不早世必力能取功與名卽不然伏處巖穴以老書業之成亦

必不止此抑余觀人生遭際嘗有負時名參盛列泊乎耄年才盡而索然底蘊之畢露而素門寒人有學垂成而年不永後之人得其殘篇剩句把翫嗟咨而不忍釋豈其有幸不幸哉真與俗殊趣一時之名不足與論千古之業也竹垞詩體凡五六變而西河始終效法於唐山輝遺詩五言若清江雜興七言若荏山西陵渡白鶴寺諸章格調遠宗杜陵其他亦不失中唐風矩洵乎西河氏之遺則也雖然山輝不有其弟珍重藏之數十年而又廣爲之流布則其詩亦何能必傳於後世哉

吳季嘉

諱應賓
吳縣人

脩菴詩草序

宋末隱居之士有詩流布者多浙閩江西人其若孫銳隱桑磐村而有耕閑先生集俞琰隱林屋山而有林屋山人集殊寥寥也然觀天地間集及月泉吟社所載其中有不知何許人者蓋不競於名而獨全其品是尤可貴矣明之遺老逸民大江南北相望而如華亭之六益日千宜興之天石泰州之野人萃於吳氏尤稱盛焉余今于吳縣又知有脩菴先生也先生以明諸生隱於白馬山中年及五十其在鼎革時三十餘歲耳而高壘上之志利遯上之貞爲詩潔清而有腴味和平而無憤言晚耽禪悅間作出世之語詩藏篋笥不以示人沒後百年其元孫夢白恐其久而遺闕也謀付梓以廣其傳囑爲序之余惟古之賢者大節不踰往往鳴悵牢愁急於自白其意以爲騷人之遺何如

上湖文編補鈔

卷上

三

川司川十川

其不失乎詩人之旨乎此余於脩菴詩所爲把玩流連而吟賞之不能以已也

蓮池書院課藝序

余自乾隆乙酉來爲保州蓮池書院院長院中書籍無存首先請於當路購買自京而經史略具歷桐城遼陽仁和三官保公並以敦士習正文體爲任英賢蔚集雖諸生牽於人事或進退不常而余則晨昏講授無間忽忽且十年矣林持弟喪又病目眊兼有二杜之苦急理還裝瀕行諸生以余品課日久請彙十年之文選評以成一集余方謏訥不暇審擇爰囑錢吉士黼堂張孝廉雪筠董其事而余爲序之竊觀講席之設矜己者博道學之名徇人者尙揣摩之術余則兩謝不能摯虞所謂淺學之師暫學之師是矣願身在名場五十年宦途載蹟緣此未嘗一日廢書旣任其責必盡其誠日舉平生所習聞於先生長者之緒論文章之道理法而已理不但性命仁誠之爲理也制義代

聖賢立言辭氣緩急輕重虛字閒文各有義蘊先輩所以約經之旨挾經之心者所關在此法不獨布格命意伏應斷續之爲法也篇法股法句法字法粗疏支綴過不及均失其宜且詞必宗經而或雜以子史之文與詞章之語體製乖違皆爲非法至於常時下帷發憤其要亦祇兩端曰細心曰虛心不用功者心不能細心不細則有模稜仿象而不求解者矣不讀書者心不能虛心不虛則有抄撮摶摭以自爲足者矣務矯其失斯履其難初不敢信人人盡以其說爲然而持說則始終如一其編所輯未敢謂可追跡先民也幸不迷溺於俗學而共相勸勉於實學知沿而不止所成就必有不詣其極不止者昔嘗從望溪先生遊先生於館課閒出四書題謂他日將主文衡制藝之學不可以登第而遂廢不講焉余於諸賢亦竊有厚望矣

送林助教南歸詩序

人情莫不憚往而樂歸而古今人情事不必相類是故離別之感慕想惓戀之私風詩所錄獨式微勸歸揚之水勸歸其他泉水載馳竹竿諸篇則婦人義不可歸乃有思歸之作非然則皆其王事行役而不得自主也而如申公說十畝之閒朱子釋衡門之下出處之優裕殆無不可自行其意夫古之人安有非公事而惓惓不歸者乎後之詩人則不然枚乘之詩曰客行雖云樂不如早旋歸陶潛之詩曰饑來驅我去不知竟何之貧士失業平居無以爲生則衣食於奔走故夫枚詩不見行之樂潛詩不知歸之好於以寫愉戚之音容又爲詩三百所未曾有而非所與論於賢士也海甯林月田先生年七十餘從今相國太保陳公客於都下壬申禮闈先生以相國爲總裁故避嫌不就試

會上推恩耆儒授先生國子助教又兩年以倦遊辭歸夫末俗
榮心祿利競依倚貴近爲私圖先生於相國素心晨夕無所覲
覲若使先生爲狗祿利者自其少年時豈不能取榮譽致通顯
何必棲邱飲谷以自老而先生之視富貴利達不以易其禮樂
詩書故能進退從容蕭然自適其適也于時秋也秋之四感送
歸遠行有二焉凡在羈旅羨枚乘之所願而觸陶潛之所嘆其
誰能嘿然贈行者各有詩爲之序者同歲生汪師韓也

李柯亭詩集序

詩以言志盡人知之願以余觀唐後諸賢或日課一詩或詩共一題連篇累什閱之如入閶闔紛紛莫知其誰曷由能見其志抑此不自唐始也古未有以詩爲事者由心而生會心而吟其詞有盡有不盡而志皆可尋故其志在則九歌九章騷卽詩也兩都兩京賦亦詩也志不在而但鑪錘刻削以求工則如謝康樂鄴中之作江文通雜體之篇人人而效之句句而度之以人之志其志而我無與焉謝則累句迭出江則窘步顯然文選錄詩最多者靈運之外莫若士衡而割截支離亦惟兩家爲甚後人震於其名而不敢議耳而況難之以八病五忌束之以限字次韻我志欲申而紆迴於聲病遷就於聲譜志則隱矣余客保州者十年所與情性契合還往密而時有詩相唱酬者則有柯

亭李先生先生家山陰而僑寄於清苑處省會繁華之地履素
葆真獨閤戶著書以爲樂年屆古稀虛衷好學所爲詩不名一
家無近人綴飾纖靡之習亦無前人標襲依傍之詞清音古味
鏗然盎然兼有溫厚沖融之美昔王伯厚述陶彭澤詩云舉世
少復真又云此中有真意而引東坡之論陶曰古今賢之貴其
真也先生詩惟其情真景真故能使人把翫吟賞而不倦近已
手編成集值余將南返屬爲序之余知先生之深者因序其集
而並直抒胸臆以就正於先生知先生必有莫逆於心者學者
卽是以求先生之志是誠有可則焉者在矣

馮星階詩集序

詩有一時興會所至遂成絕唱此惟學博而才大者往往有之
而一輩餽飭擣擣之徒莫能學步也會稽馮君星階爲余父執
胡希張先生之高第弟子余數十年爲客畿輔鄉里雖耳其名
未曾相識近年始會合於保州蓮花池上君示以近製樂鄉偶
詠茅屋柴扉等廿四篇及客窓雜咏春秋景物各四十章揮毫
卓犖才情爛漫以湧泉之思運扛鼎之筆展誦再三不勝膺服
昔元初吳清翁作月泉吟社以春日田園雜興爲題入選二百
八十人無不麗句清詞標新競美我朝順治丁酉漁洋山人
賦秋柳於北渚亭海內和者數百家抱玉握珠差肩疊跡其後
竹垞老人與魏禹平查悔餘聯句之作自樓鞋至竹簾一一雋
旨清音工力悉稱嗣響罕聞者且八十年君才浩如烟海實兼

諸家之長詩一出而前修罔俾專美矣君將刊其全集問序於
余余旣學無成就更復老病龍鍾結束還裝筆墨久廢顧中心
傾倒於君之才不能嘿息夫以君之學老文鉅宜當和其聲以
鳴 國家之盛豈其爲諸侯賓客長此寂寂也他日 朝廷開
博學宏辭之科必將裒然爲選首人生遇合有數詎以淹速論
哉

劉節母表貞錄序

嘗讀舊唐書列女傳鄒待徵妻薄氏江左文士多著節婦文以紀之奉天寶氏二女京兆尹曹陸海首賦以美之外此則李翱作高懸女碑李華作哀寡婦賦至宋脩唐史並採探以入新書然則女士之貞操朝廷喟而旌之尙矣而亦賴有同時之鉅筆清製以傳不朽也永年劉節母韓孺人邑文學源之配也嫁時年十六至年十九而寡歷三十寒暑循例請旌則乾隆十四年也又十餘年年六十有四而沒方其始寡尊嫜在堂遺孤生甫六月仰事俯育艱苦備嘗比及孤子成立娶婦生孫而婦又有顛胸病凡子女衣食燥溼之事皆母護視之蓋辛勤積四十餘年鄉里矜法焉母旣以壽終而遠近士夫高其義競爲詩詞日久成集余向客廣平劉氏之嫺眷多從余遊者固聞服之有

素頃儔寄清苑復見是編夫母之撫孤守志以爲分所應爾豈
求流譽於身後哉而人心秉彝之好自有不容已於頌美者唐
書有言女子之行於親也孝婦也節母也義而慈止矣是則母
之懿德且將書之國史以繼前代之列女此日之紛紛撰德而
美終者卷盈緇帙其亦足以徵信矣

桐城方宮保七十壽序

宋元豐中西京耆英之會人各有詩詩必推崇二相則以鄭國
富公路國文公並擅三不朽而兼有三達尊卽二相之互相訓
贈也鄭公曰顧我年齡雖第一在公勲德自無雙潞公曰惟公
福壽並勲德合是人間第一流蓋天錫純嘏尤以功德之隆盛
爲克享天心其與書言天壽平格詩言令德壽愷者先後同符
莫能易也今太子太保制府桐城公節鉞封圻其碩德顯功所
以弼成

聖天子鴻業者煌煌乎勲在社稷澤在蒼生矣舊隸編氓近以
寓庸更辱公知己之誼進之官齋延之都講地邇而情親茲當
乾隆強圉大淵獻之歲月在則壯之十日恭遇我公七秩慶辰
一時寮屬紳耆競思箋箋製錦抒愛戴之忱矧以某煦育平春

風冬日之孔長而可無一言以爲壽旣而思之公仕四十年數
厯中外其行政出於至誠有大利皆知無不言而規畫周詳天
下傳爲準則是卽史臣之稱鄭公者然也其綜理庶務雖精練
少年有如其貫串古今雖專門名家有不逮是卽玉局之稱
潞公者然也某且攬頌揚豈能如古人之約言而該義惟是公
之於某深矣卽一身之進退周旋而仁者之必壽亦有可徵信
者嘗聞古之君子居位則思盡其職就閒則思安其分或出或
處莫不有義利之辨焉昔康節邵子與鄭公早相知而於潞公
如布衣交二公又皆禮重劉孟節孟節嘗舉進士及第一爲幕
寮康節亦嘗授將作監簿再補潁州團練推官皆不就屢鞅桐
帽而與赤紱華衮者游落然疏節闊目而二公皆以眞實接之
交久而不渝推其心卽萬物各得其所之心太和元氣所流行

無在不見其含宏而安固也某以不才奔走衣食詎敢妄希兩
賢之高風而踽踽經經日自景迂而守拙惟公推誠相與鑒斯
意焉猶憶年甫壯卽乞假省侍於桐城縣治又得望溪先生爲
教習師故於桂林門律家範聞服有素而望溪先生與公俱築
第金陵且雖早通籍供職於公之始政未曾相識自乙丑于役
湘中道經保州時公爲方伯初得謀面越十三年戊寅乃再見
壬午癸未間遷居省會晨夕晤對感知益深夫君子之取人也
不於其冠佩纓綬之侶而獨於其巢山館水之倫士之得知己
也不在乎榮譽華臚之時而願在乎蓬轉萍漂之日此於康節
孟節事近似而迹不侔矣乃若其情則公與二相之兩忘乎顯
晦夫豈有異乎抑又攷周書君奭之篇所舉殷六臣則伊尹伊
陟巫咸巫賢父子居其四詩詠崧生嶽降卽繼之曰世執其功

而史稱文潞公舞勺之年隨任闕郡道士何守貞見而異之富
鄭公當十歲時相國呂許公一見驚異謂此兒他日名位與吾
相似今公之子維甸年正十歲懸弧之辰後於公者纔兩日前
此 駕臨右輔跪迎輦道禮若成人 天顏有喜同時扈 蹕
名卿其稱驥騄姿而羨棟梁器者殆不止宋二相預信於一二
人也維甸曾授句讀於某爲舉洛會王宣徽之句曰甫申間氣
秀不絕生賢會聖昌明時用以頌公福履而並序其家慶焉

李柯亭七十壽序

保州今爲省會車騎駢羅五土之民雜集凡士依倚形勢者務爲通悅取悅於時而求其耿介拔俗者恆鮮余十年僑寄於鼓角喧闐之地接納結託會諸名勝而其間有直方孤潔不諧于俗者屈指無過數人其尤時相過從心折而膺服者則柯亭李先生也先生家山陰而籍於清苑余所旅處相距不里許先生碩學卓行於世落落寡合其中年雖曾泛淥水依紅蓮非其志也今已一切謝絕朝夕衡闥端坐兀兀自讀書外一無他好幾於古之饑以當肉寒以當裘者但藉紙爲良田筆爲鋤耒墨爲稼穡義理爲豐年目炯炯能卻黷黷作蠅頭書體清癯而精神十倍間發爲古詩歌舒寫襟抱不屑屑規撫前人亦不稍濡染於時尚余嘗更唱迭和鬚僕奚童之往來因繼而不已暇或合

榻促席劇談文史。鸚鵡舉瀾生。侃然無所阿。譽流俗人在座。有口
噤目瞠。而格格不入者。先生不顧也。憶余始來自河朔。省中上
流推誠相與。一時士夫亦每逐聲而至。久之見余。徑徑踽踽。獨
以窮經砥行。敦勸生徒。才力鈍迂。無能干涉外事。于是造請之
徒。稍稍引去。當路亦舊識漸稀。禮意寢淡。惟先生以雲霞之友
作耐久之朋。虛衷雅意。莫逆於心。魏武有言。老而好學。惟孤與
袁伯業耳。洵乎書生之習氣。若笙磬有同音。古今人何必不相
似也。乾隆闕逢敦牂之陽月。屆先生七秩慶辰。親友以余將泛
宅南歸。屬頌爲介壽之序。先生有名進士爲之子。注選伊始。余
不徇俗爲紫誥黃封之頌。而介介然惟瑣悉其素履。辟諸草木
穠桃繁杏。折翠而吐葩。其榮華之飄風易竟也。維松與柏受氣
也。正冬夏常青青。初不必邀賞於凡豔。而自爲培塿之所。無此

雅詩言松柏之茂所出與南山之壽有同符者乎而又焉用是
髣髴者爲先生健談也

寶坻王主簿尊翁六十壽序

古稱世德纘承必推王氏不獨覽導之功勳義獻之才藝煒煌竹策而若青箱之學寶章之集流衍國葉而未有艾王筠所以謂度越於崔應也某自承乏泉州與臨州王君靜夫同寮友善習聞其門律家規封公某翁早通經訓顧以家政繁賾不欲上煩高堂之勞迺由成均應鄉試而日以績學勉其弟俾譽傷一費其於宗族所以調恤貧乏者甚至其中篤志勵學者尤必多方曲成之行既樸誠而性復通曠所交名賢碩彥文譙流連葉謂酒賦相酬答自辛酉後卽棄舉子業迴翔子舍淡無宦情嘗以歲歉捐穀數千斛入義倉賑濟議叙授階又捐辦城工認段專力鄉里仰望不啻古之劉善明李士謙也以故昔營兆域同時會葬不遠千里而來是匪盛德曷克致此其他接物之雍和

閑家之整肅猶其恒行不勝縷述者矣乾隆辛卯七月二日屆
公六十慶辰僉以某爲能知其深者屬爲文以侑觴聞宋元豐
時洛中耆英之會凡十三人而王拱宸詩曰婆娑青鳳舞松柏
煥爛素錦薰醪醕以公年始週甲筋力彙強靜夫循譽日彰上
游器重行且領專城秉幢節作政府之珪璋榮誥加封絲綸疊
賁展長筵於畫錦鳳雛驥子聳壑昂霄洵與拱宸所詠景象有
相似者而其幸得預躋堂之列嗣是踰毫耄晉期頤擘七香之
牋而迭進九如之頌其以是爲導乎哉

王持三翁七十壽序

宋元豐六年文潞公以太師留守西京嘗集同生丙午者設宴於園爲同甲之會是在者英會之後一年與之同甲者則中散大夫程伯溫朝議大夫司馬伯康司封郎中席君從潞公詩云招得梁園工賦客合成商嶺采芝仙古今傳誦而嚮往之以今考之中散則二程夫子之父朝議則溫公之兄司封行事雖不見於史而其洛中會集自述之句曰壯歲塵埃祿事牽老歸重到舊林泉抑何進退之雍容也是可見得同甲者非難而難其同甲之皆賢者耳吳郡王君一杭與余同生戊寅者也余節鉞封圻值君解組歸里以禮爲羅數年來相倚如左右手近以君之季子作令於雄就其祿養雖相距百里而遙而以視前此之晨夕周旋則有間矣乾隆丁亥之冬屈君懸弧初度余因思同

甲會之四賢年各七十有八故其詩曰四人三百十二歲今君
年甫七十他日余與君或泛櫂於秦淮或拖筇於吳嶽莎坐苔
行柳吟花醉其爲勝情至致悠然神往爲何如也抑又聞故老
言正統間吾皖桐有石叟內含者其同庚友許澹初魏谿叟俱
於年九十時棄家學道內含百齡之日賦詩憶之曰庚申共守
人何在甲午同生獨詠詩人情聚而相契未有不離而相思者
也魯頌不云乎三壽作朋君其與余常爲眉壽之朋豈不庶哉

李母章太君六十壽序

吾浙人多流寓保州者其中篤行績學卓然爲今之古人則聞遠李先生其準的矣聞遠李先生德性充完淹通六籍其材瑰瑋絕特而少無宦情澹泊寡營士林浩然歸重間出而應四方羔雁之聘處當盡可所至恃仰比年來息跡衡閭更復研精圖史手不停披偶以所得於江山助者發爲詩歌聲出金石余自乙酉僑寄蓮花池上因與訂交時長公克家以名進士待銓於家余遂得交於紀羣之間過從談欵先生古懷高節流俗或嚴憚而不樂與爲昵密獨余以落拓而交久益深竊幸旅羈膠擾之中得是直諒多聞爲難能而可貴也或以先生中年作客居家日少而內顧無憂且諸嗣賢自初束脩孰爲傳經而授業雖其門律家規早承風禮抑非兼資北堂之訓莫能有成也乾隆

三十四年律中黃鍾之月夫人章太君年屆六十設帨於闈余
預稱觴之列思呈祝嘏之詞緬維宋史所載蘇老泉游學四方
東坡穎濱皆授書於其母程夫人東坡十歲穎濱八歲耳逮弱
冠而父子兄弟至京師一日聲名赫然後之人健羨於一家之
自相師友而內助或不盡稱焉東坡之爲易傳也蓋本老泉之
志而穎濱則別撰詩傳以佐之易家人之卦利在女貞卦之柔
爻二與四耳二主中饋婦道也四象富家母道也王浚儀謂先
王之制貴者始富故五福先壽而富卽次之乃富家之義必繫
之正位乎內者富者坤象也二自中孚之兌而下成離四自臨
之兌而上成巽斯之謂正位而臨則坤應乎乾中孚則乾應乎
坤所謂女爲奧主義莫重焉大雅旣醉之篇一詩而備五福蘇
氏仲叔皆有論其以介爾景福爲富似與孔疏解各不同要其

言始以至誠終以不懈和平其心而福可坐致者此室家之壺
所由廣裕於民人曾無異乎易傳所云嚴君正家而天下定也
他日嗣賢出膺民社游歷崇階下安治而上肅恭太平之歌率
由斯致卽今先生葆真守素不改蕭然貧士之風而富家之兆
與景福之徵誠不待謀及卜筮而昭然可信余彙易詩而爲之
旁推互證卽以執經請業者侑其觴我同邑子畢集於庭見斯
文也將毋笑經生之爲頌言固猶是褻衣大袍而不工琬琰者
耶

申母張太君七十壽序

自劉向傳列女而蔚宗漢書及歷代正史所載母氏聖善世不乏賢宋如張齊賢賈黃中之母名重朝廷錫之冠帔誠爲朝野欽矚矣乃若程子之門和靖尹先生其母陳謂善養勝於祿養程子聞之歎曰賢哉母也後和靖直徽猷閣擢禮部侍郎讜論名言輝映竹帛而朱子壽母生朝詩先述其母之言曰人間榮耀豈可常惟有道義思無疆又自識其祝頌之意曰但願年年似今日老萊母子俱徜徉是知古賢母與令子其卓見有非恆情所可窺測者易言王母以中正受福詩頌壽母以復宇錫嘏其揆一也往余爲客廣平聞三君之風心焉嚮慕孝廉申君斐然者聰山之碩彥也君幼而孤露其立身植學皆其母張太夫人教之成立太夫人則覆輿先生之雲所而歸於文學祥儒先

生二門咸稱女士始事孀姑克盡順巽先生食餼巽序藝苑推爲領喪弟子從遊者經其口講指畫皆成名士而以銳力苦思致疾不起太夫人旣銜哀鵠寡更念藐孤稚齒惟恐上厯北堂之悲含辛以持門戶姑壽九十厯事五十餘年無或少弛其愛敬篤課嗣子誼誼以門律家聲相誠勉君早負士望旣中副車旋膺鄉薦而板輿侍養義訓時聞會 國家遴選師儒君經簡覈補缺於保定之滿城其地自元代移鎮以後簪纓科第視畿赤或稍遜焉君教以畱畬經訓品課論文一時雨潤風揚掇巍科者迭起而未有已也於是感君之造就者共曉然於先門之風範因之溯絳幔之傳經揚懿教而徵慈福乾隆上章攝提格之歲律中黃鐘之月太夫人筵開七秩設悅於闈凡與君習者僉以余之聞服有素也請爲侑觴之詞余昔講業滄濱君在季

通老友之列今移席保塞君又新奉通章來典院事余以十三年交契之久岡陵製頌誼不容辭惟自時情論之如君學老文三行卽踏鰲背登瀛洲恩樂泮水特其始基繼自今顯秩迭升黃封疊賁於以被九重之嘉獎何必齊賢黃中之母藉甚於有宋乎而余獨爲援程朱之緒言推本易詩之旨以見祿養皆其善養而人間之榮耀卽由道義以備之是乃所以介景福而綏多福也若其勤儉之德調恤之仁與夫和義美於親隣恩惠感於臧獲凡皆婦行之恆有不待縷述而悉數者矣